

列傳

1004  
109  
121

王存

梁燾

元絳

蔣之奇

孫覺 弟覽

鮮于侁

馬默

孫固

王巖叟

許將

陸佃

李常

顧臨

趙瞻

鄭雍

鄧潤甫

吳居厚

孔文仲 弟武仲平仲

李之純 從弟之敏

傅堯俞

孫永

林希 弟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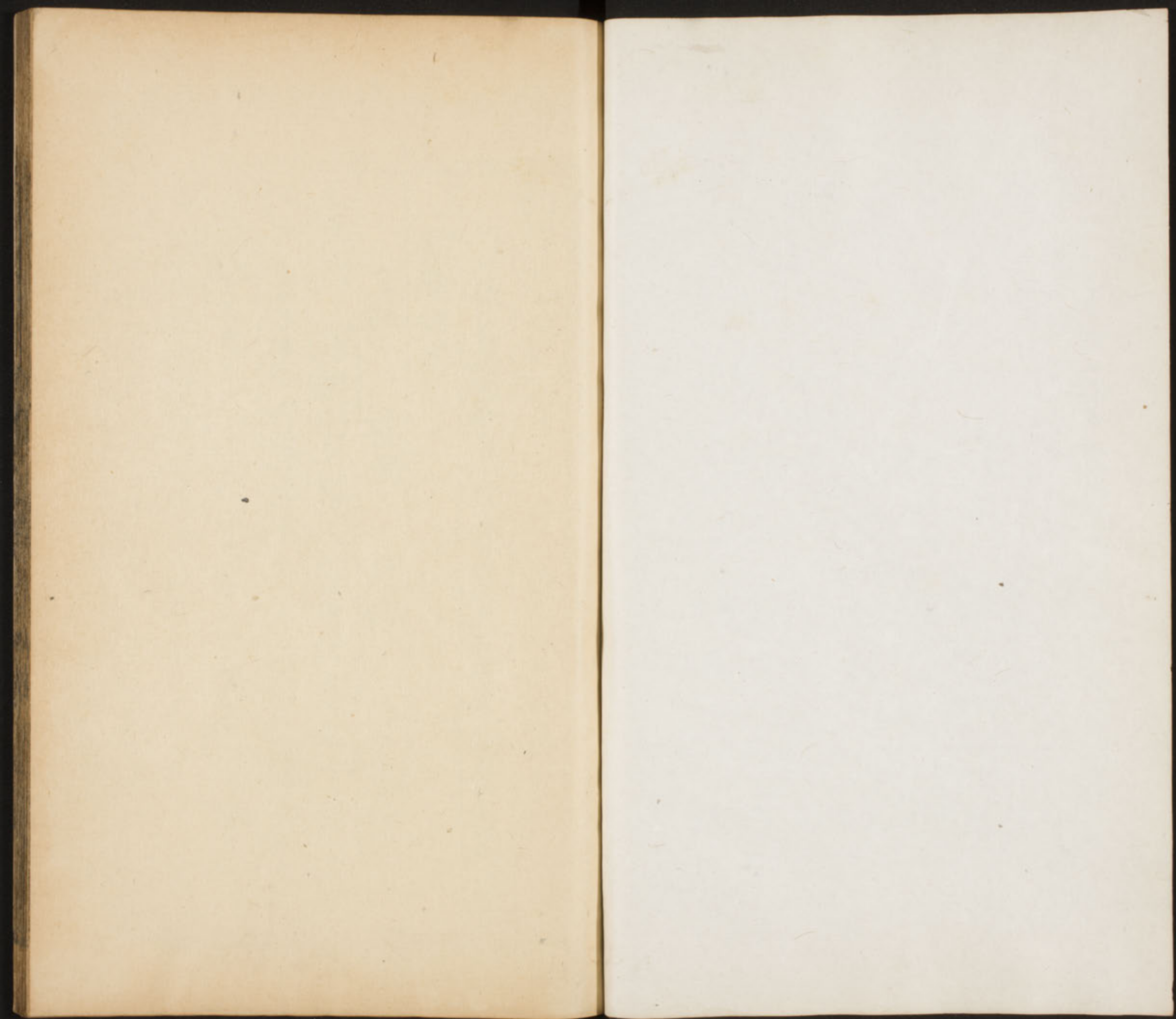
溫益

李周

王覲 子俊義

明監本宋史

卷之六





列傳卷第一百

宋史三百四十一

明府儀高奇積德壽國重事節書宗相修德事都總裁是脫重  
勅修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王在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

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為古文教

丁為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為不及慶曆不年登此

宋調嘉興太守權上書展今豪姓殺入少言大計

教以州中受賦象賂他官變其獄存友為罷去久之

除密州推官修七年自重為歐陽脩呂公著趙鼎所知



治平中入為國子監直講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館  
閣校勘在館者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政與王  
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即謝  
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言事體時  
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者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  
宗察其言實無害意以為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  
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票中書俟百存乞復唐貞觀左右  
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聽其言聽直前奏事自  
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備國史燕判太常寺  
論國丘合祭天地為非古當親祠其郊如舊禮官制

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群臣緣論事得  
罪或誣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召擢以  
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眾又言赦令出上恩  
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厚減官司禁錮  
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也執政不  
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  
盜鬻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入廬侵官  
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  
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後都人驩呼相慶進樞密直學  
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神宗崩哲宗立求裕陵財費



不踰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從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  
馬事得專達好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  
省高寺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  
成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回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  
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存言  
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又長  
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為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  
之不可門下侍郎韓維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  
忠讜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又論社絕不當罷侍衛  
史王觀不當罷能諫官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皆

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  
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言此廢進士專經一  
科參以詩賦天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  
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  
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存輟其後蔡確以詩怨訕存  
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能以端明殿  
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徒兵部確力也至是為確罷工  
大夫善其能損怨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潤  
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隣  
里又具酒食召介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為美談召



爲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寢熾存爲誓宗言人  
臣明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  
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黨類仁宗聖明不爲  
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  
事者矣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  
禱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求官保傳議者  
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  
夫存嘗悼近世學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  
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  
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  
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  
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少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  
吾能行此徂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  
磁州司戶參軍徙平貝州爲文彥博言魯從固治之  
義與彥博意悞故但誅首惡餘無所及轉霍邑令遷祕  
書丞爲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其賢諭使來見固  
不肯往琦益益重之引爲編脩中書詔房文字治平  
中神宗爲穎王以固侍講及爲皇太子又爲侍讀至  
即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神諤



取絳州固知神宗志欲經營西夏欲先事以戒即上  
言侍遠人宜示之信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  
韓安國魏相唐魏徵論兵之畧參校同異則是非炳  
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妄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  
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從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  
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  
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猶狹少容  
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  
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青苗法  
出又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神宗感動謂固曰朕

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圖之  
以福天下既而竟從安石固亦領銀臺司孔文仲對  
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  
今反過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  
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為惑也胡宗愈坐言事  
逐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固皆引誼爭之時議尊僖  
祖為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  
皇不得為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  
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為始  
祖而為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祀主東向以伸



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地歲且久吏爭弗能還固微得其要領折愧之正疆地一百里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徙者二萬戶謀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固數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

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爲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乎神宗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旣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改大中大夫樞密副



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提  
舉嵩山崇禧宮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  
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  
侍郎哲宗與太皇太后矜其年高每朝會豫節拜儀  
聽休於幄次固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  
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  
書於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強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  
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  
皆出聲泣時文彥博致仕歸洛將宴錢崇政殿以固  
在殯罷之輟視朝二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溫靖

固字心誠不喜矯飾與人居久而益信故其歷矣

險而不爲人所疾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

士不徒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

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爲陳州過鄭固

與論天下六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

審處之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

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

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

固嘗爲神宗言條持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



翔之盛居瞻舉進士策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  
捐主田修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  
古賢令長治德以自監又以秘書丞知永昌縣築六  
堰灌田歲省科歛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召社并  
太常博士知威州瞻以威戎雜群僚險而難守不若  
合之而建都於文川條著其詳爲西山別錄後熙寧  
中朝廷經理西南就瞻取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  
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  
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密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  
公揆以天下之止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

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  
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効臺諫知其  
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宿將蓋權  
不可矯而爲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久之詔  
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爲陝西諸路鈐轄招撫諸部  
瞻以唐用宦者爲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爲至戒  
宜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是激切會文彥博  
孫沔經畧西夏別遣馮京安撫諸路瞻又請罷京使  
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示加長  
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嘗黜不宜賞賞罰倒置京



東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  
求退力言追還昭明等英宗改容納其言二年秋京  
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采出章疏付兩省  
詳擇以聞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  
宏事謂其屬薛溫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固吾所  
也中書請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  
下議者顧感禮律所生所養之名要相訾難彼明知  
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  
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為母辭窮直書豈足  
援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庭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

后手書尊王為皇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  
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為之地吾  
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  
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為仁宗子  
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  
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  
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為  
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  
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為  
褒尊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祗畏天戒不以



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  
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  
名孰若効伊尹傳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  
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汾州神宗即位遷司封  
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爲開  
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  
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括民財誠便今欲爲長久計愛  
養百姓誠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餌以知  
雜御史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爲陝西轉運副  
使改永興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七年朝廷患

錢重議以交子權之命瞻制置瞻曰有本錢足恃法  
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議下合後京西轉運  
使又以親老不行從陝州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太  
平宮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哲宗立轉朝  
議大夫召爲太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樞  
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  
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  
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為三  
等籍之以備選注初元豐中河決於六北注界河東  
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高頊不可回其勿復塞



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固請還河故道  
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  
後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巨竊憂焉朝廷方遣使  
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爲可回宜爲數  
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  
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  
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  
數日不聞以障外國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  
之德將相之知且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  
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

役如瞻所議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寢弱可制欲倚  
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興師瞻曰不可御外國  
以大信爲本且旣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犯王畧之  
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  
瞻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  
永樂遺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語  
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視朝二月贈  
銀青光祿大夫謚曰懿簡紹聖中言者以傳會元祐  
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瞻著春秋論二十卷史  
記抵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



卷西山別錄一卷四子孝謀瀛州錄事參軍獻誠唐  
城令某蚤卒彥詒太康主簿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  
爲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  
曰君少年決科不以遊戲爲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  
器雜非有他爾介歎息竒之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  
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  
才也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  
充國公主下嫁李瑋爲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  
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

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爲逐瑋而還隸臣  
甚悖禮爲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邏卒吳清  
誣奏富民殺人鞠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  
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爲不若  
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  
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讒者肆行民無所措  
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  
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  
示內人堯俞以爲嬖寵因倖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劾  
之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



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儉刻  
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  
紛更爲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仁宗春秋高  
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  
爲皇子有司闕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旣以宗  
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饌左右  
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  
是詔有司供具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  
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旣平堯俞上書  
皇太后請還政久之間內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

皇太后曰外間物論紛惑兩宮之情本通臣謂天下  
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  
公况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大下乎  
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  
遂守忠堯俞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  
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  
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眷遇  
堯俞嘗雪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英宗傾身東向以  
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  
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



宗納其言時英宗初躬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堂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臺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辨出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陝西言近邊熟戶頗逃失詔以內侍李若愚等爲陝西四路鈐轄轉運使招納歲一入奏事堯俞言此安撫經畧使

職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邊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與侍御史呂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恟恟不可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旣以陛下爲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四  
四  
拜疏必求罷去英宗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咄咄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神宗即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為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為河北

轉運使改知江寧府陞辭言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為百代不遷之主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因於道路知不為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辨談者後伏誅堯俞坐不即捕削官職稍起監黎陽縣令置場郡攝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為遣他吏代主出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美皇者必曰至度中始事凡五年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為秘書以監兼侍講權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者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言或失以平



慶改革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  
宥虎入陰狡快八細故則非臣所宜也然臣之志也御  
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  
書請留舜民不聽即以堯俞爲吏部侍郎堯俞不可  
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爲吏部侍郎御史  
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舉執侍從以下  
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去  
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正  
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蚋之過耳無使有纖毫  
之忤以所大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

至誠而御遐福也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材專之  
遠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階度然此道使按之皆  
言非便而偉又終終不肯任責豈可以遽興大役朝  
廷遂置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  
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神宗與太皇太后臨之太  
皇太后語輔臣曰傳侍郎靖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  
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獻  
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者名當置諸後堂銅解  
下詔褒贈歸堯俞子堯俞厚書言奪不得入不許城府人自  
不忍聚論事君前各無回恐退與人言不復有於異



色初自諫官端郭象疑法令有未善者必有所不從  
亮俞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  
郡知守法而已徐前守後用公錢亮俞至為償之未  
足而去後守移文亮俞使償之之文官難亮俞所用  
卒不辯以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  
難蓋不足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潔直而不激  
勇而無溫是為難爾後孫察見忠義傳

論曰在國瞻亮俞初皆善言及至其秉政未嘗受  
所誘曰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其論  
察雖無諂之罪恐為已甚將恐朋黨之禍豈非先知  
之明乎他日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  
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節在元祐諸臣中身  
名俱全亦難矣哉

列傳卷第一百





列傳卷第一百

宋史三百四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器字子直

勅修

梁憲

壽康

鄭雅

孫承

梁憲字况之鄆州須城人父儕兵部員外郎直史館

憲以儕信任為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編校秘閣書

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權憲五房文字元豐時

父曰子直事憲時政曰陛下日者閔雨請恤政事之關

陽然自責言外發詔癸酉而雨是上天譴聽陛下之

德言言其有及民之意也嘗言四不仰雨十月之久



民刻於新法教教如焦而京師尤甚闔閭細民罔不  
失職智愚相視日有大變之憂陛下既憲以詔三五又  
先之行事講除刻文蠲橫緒錢等一日之間數奪四  
起距誕節三日而膏澤降足天以雨壽陛下之萬年  
感聖心於大瘼何以遂其仁政也然法令乖戾為毒  
於民者所繇幾能萬一人心之不解故元立息亦未釋  
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為戒而夙夜慮之乎今陛  
下之所知者市易事耳法之為害豈特此耶曰青苗  
錢也助後錢也方田也保甲也於田也蓋是數者而  
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錢未一及償而青苗已後  
免後之錢未取入而重以於田於田方下而復有方  
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使擾百姓使不得少休  
聖澤澤其為害之實難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更主  
之責舉以與夫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而又坐言者  
謂同達使信仁而方田保甲為其害甚於青苗請  
蠲其未者上下相勝可以成風臣謂天下之害莫如  
此之不才亦嘗謂宜蠲免之傷或使一不得聞所當  
聞或改日以成而為前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  
乎或入不敷出待至中正將兵出數十萬不以法意  
爭之不得請在出知官州八解神農曰讓臣云齊不

免後之錢未取入而重以於田於田方下而復有方  
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使擾百姓使不得少休  
聖澤澤其為害之實難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更主  
之責舉以與夫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而又坐言者  
謂同達使信仁而方田保甲為其害甚於青苗請  
蠲其未者上下相勝可以成風臣謂天下之害莫如  
此之不才亦嘗謂宜蠲免之傷或使一不得聞所當  
聞或改日以成而為前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  
乎或入不敷出待至中正將兵出數十萬不以法意  
爭之不得請在出知官州八解神農曰讓臣云齊不



正長安魏何也對曰臣居官五年非敢不盡職恐不勝  
任使故去耳神宗曰王中正功實人言何獨不可  
曰中正固自僥觀臣不敢在廷以言侍下未嘗提點京  
西刑獄者亦召爲一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  
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衣冕受賜者壽寧同  
列諫引薛奎議草款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  
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已廢乞歸中下戶逋負又  
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博償文彦博議遣劉奉  
世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降詔判號州言  
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顏正論况臣下邇失安

得憂急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  
臣不快御史者一天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使  
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盛事也時同論者傅堯俞  
王巖叟朱光庭王觀孫升韓川凡七人悉召至都堂  
初諭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尉心老  
臣肅又言若論年齡爵祿則老臣爲重若論法度細  
紀則老臣爲輕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  
執鞅而斥去願還舜民以正國禮章上上不聽肅受  
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爲失職坐  
詔同列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辭不拜曰臣本論



張舜民不當罷如以為非即應用此受斥今乃得以  
微罪冒美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  
直以好惡示天下矣不報至路值歲饑不待命發常  
平粟振民流人聞之來者不絕肅處之有條人不告  
病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踰  
太行抵河內乃已既到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專宸  
斷大皇保佑聖主制政簾帷姦人易為欺蔽願正綱  
紀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吳茹納馬前宰相  
蔡確作詩然謗肅與劉安世交攻之肅又言方今忠  
於宦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為好言者多於取正論

之人以此見確之氣酸凶赫根株孽連賊化害政為  
患滋大確卒竄新州肅進御史中丞鄧潤甫除吏部  
尚書肅論潤甫佞不立巧為進取不聽改權戶部  
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運使部  
尚書為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肅上言  
京師尚書曰元豐侍從可用者多惟京師尚書食言不  
可用又言同列議及國地界不能合遂乞去肅遂  
逐臣問所以去意且令送訪人才肅曰信然不  
不見賤而貴固人才非臣所能當也遂乞去肅  
人亦可元祐在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肅三公天下



仁宗皇帝在位時正名正氣有合會者不準其  
好惡以多聖意天下之言其以爲善者皆以爲  
上同善者皆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臣三司使以  
之乃善政也願旨府既出京師若宗道等皆善其  
用之旨紹聖元年知鄂州朋黨論是林口宗曰宗道  
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游擊盡出公議朕嘗記之以試  
最後善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三年尋以府丞  
分司南京明年三月雷州別駕虎州安置三年卒年  
六十四徙其子於昭州徽宗之始得歸善自正朝一  
以引援人物爲意在鄂州爲上錄具載姓名各或見  
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善笑  
曰壽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  
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  
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  
與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樂城簿涇州准官甫兩月間  
第來棄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以爲賢辟管  
勾國子監又辟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折博  
煉鹽務韓絳代琦復欲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  
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



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為訟巖叟捕撻於市眾皆竦然  
定守曰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  
者意屈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  
是所謂呈身之御史也卒不見哲宗即位用劉摯薦為  
監察御史時六察尚未言事巖叟入臺之明日即上  
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  
心遂言役錢歛法大重民力不勝願復差法如嘉祐  
時又言河北榷鹽法尚行民受其弊貧者不復食錄  
大名刻石仁宗詔書以進又以河北天下根本自祖  
宗以來雖此為惠願復其舊江西鹽害民詔遣使者

往視巖叟言一方病矣必待使還而後改焉恐有不  
及被德澤而死者願亟罷之又極陳時事以爲不絕  
害本百姓與田樂生不屏群邪太平於是難致時下  
詔求民瘼苦四方事以其情赴願所司憚於省錄願  
成應帶巖叟言不能則已言則必行之不然天下之  
人必謂陛下以空言說之復有詔命孰肯敢信乎定  
不持所生母仇氏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宰相  
蔡確奪後復使士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言此下  
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  
中而確故貪天自伐章惇謀賊復定周上蓋明不忘



之罪蓋與穉等位應前爭後法罰氣不遂無事一之  
禮今而致不出房闈豈宜容此大姦指在座廟於足  
二人相繼退命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事  
正節有不協時望者嚴更即錄錄黃上疏諫既而命  
不由門下省以出嚴更請對言之益切遂就閣上疏  
曰臣爲諫官既當言取之給事中又當嚴更臣知爲高  
論喜件大臣必命今糾出尤損紀綱恐元八上命竟  
寢又言三省胥吏月饗虛奉歲費優秩而朝廷每舉  
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之如息相  
承流弊已極重飭勵大臣事爲之制即報數如燒棹

定爲十七條遷侍御史兩省正言久闕嚴更上疏曰  
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乃之先王已爲至  
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爲治道已清而無  
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  
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  
進小人自消矣諸路水災朝廷行振貸戶部限以災  
傷過一分民戶降四等始許之嚴更言中戶以上蓋  
亦艱令乞毋問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間以  
召至和矣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  
院知齊州請河北所言鹽法行之京東明年復以起



居舍人召嘗侍邇英講進讀實訓至節費器殿叟曰凡  
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前儉為意  
則積必。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嚴叟曰人主  
常欲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  
之賢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哲宗  
曰此三德為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叟  
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  
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  
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  
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遺其善秘求不徇於



勿復應自後不復敢違質孤勝如一堡漢趙充國  
留屯之所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內夏以爲形勝膏  
腴之地力爭之二堡若失則蘭州熙河遂危延帥欲  
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及熙河延安二捷同報轍  
奏曰近邊委稍類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如此  
入秋可虞不若早定議意在與之也巖叟曰形勢之  
地豈可輕棄不知既與還不更求否太皇太后曰然  
議遂止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厘峽  
堡掠羗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府州衆遂至十萬熙  
帥范育偵伺夏右廂種落大抵趣河外三䟽請乘此



進堡砦築龕谷勝如相照定西而東徑隴諾城朝議  
未一戈欲以七嶮經毀之地皆以與夏巖叟力言不  
可與彼計得行後患未已因請遣官諭熙帥即以戶  
部員外郎穆衍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其調兵皆費  
一從便宜不必中覆定遠遂城皆巖叟之力拜中書  
舍人滕庸帥本保為走馬承受所撼徙潁昌巖叟討  
還詞頭言進退帥臣理宜重慎今以小臣一言易之  
使後人畏懼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  
止復為樞密都承旨譚知開封府舊以進判官二人  
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為異同或累日不竟更疲於

咨稟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署為令都城群  
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  
勝究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供備  
庫使曹續以產貿萬緡市僧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  
可取一日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扣其故僧曰王公  
今日知府矣初曹氏之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  
就逮之曹氏者慈聖后之族也巖叟言部曲相訟不  
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慈聖仙遊  
未遠一旦因廝役之過使其子孫對吏殆聖情有所  
不忍詔竄絢而絕其獄巖叟嘗謂天下積欠多名催



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爲催法朝廷乃定五年十科之令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曰知卿才望不次超用巖叟又再拜謝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上清儲祥宮成太皇太后謂輔臣曰此與皇帝皆出閣中物管之以成先帝之志巖叟曰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真盛德事然願自今以土木爲戒又以宮成將肆赦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哲宗方選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詒女年命似便然爲是庶出過房事須評議巖叟進曰按禮



經問名篇文家答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民官諱不  
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議遂寢哲宗選后既定太  
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不是小事嚴叟對曰  
內助雖后意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  
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嚴叟退  
取歷代后事可為法者類為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  
摯右承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嚴叟曰元祐之初排斥  
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  
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摯竟為御  
史鄭雍所擊嚴叟連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為  
黨罷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言者猶未厭太皇太后  
曰嚴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獲已耳明年徙河陽  
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  
別駕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  
生不測公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  
言而後已為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易詩春秋  
傳行于世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兗州推官韓琦上  
其文召試秘閣校理知太常禮院英宗之喪論宗室  
不當嫁娶與時相忤通判峽州知池州復還太常禮



院歷開封府判官熙寧元豐間更制變令士大夫多  
違已以求合宜獨靜默自守改嘉王岐王府記室參  
軍神宗末年二三既長猶居禁中雍獻四箴視戒且  
諷使求出一郎凡在郎七年用久次以轉運使秩留  
宣仁后知其賢及臨政擢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鄧  
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文章  
攻之換為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  
之過薄不當革前命以為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  
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  
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

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潤甫仍為承旨周鍾乞  
以三史石配享神宗廟雍曰史石持國政不能一則  
屬任罪先帝神明遠而費用則其所敗壞可謂言哉  
一經以中臣輒集橫議願正其罪從之使與言及位  
右諫議大夫言朝廷重內輕外選用故物一擬班  
以一擬輕淡者充負不復為來日慮願自今請  
如一以率試之共中六餓方議振恤以民習熟議其本  
部科驗象至方到雍言此今一布吏事一區而不  
災異言死為一富有四海奈何謹一而  
此屋之死一哲宗悟追止之一何文與一







元祐元年提舉崇文館學士  
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初章得白帖與  
論元祐臣僚安壽以事論不已哲宗疑之雖欲自安  
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笑  
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哲宗遂其女嫁雖雖似此惇  
然立龍政生元祐黨李職知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  
符元年提舉崇文館學士至而卒年六十八以中  
後學名於學士

孫承字曼叔世為魏人進士出年十歲而孤繼給事  
中不列爲子行奉將作監主簿肄業西塾亦以業第  
一七國之曰洛陽美馬所奉正以不官者一人自  
是不復教卒喪除復列爲縣試相權進一第調  
鳳翔府司獄今至太常博士御史丞書監爲馬御  
史以年老不赴歸時讀其詩歎書之引爲諸王府侍  
讀宗為誦王出獄錄歸非子卑官僚繼定水曰非



此薄刻核其書背六經之言願毋留意王  
曰廣藏書之數耳非所好也及為皇太子  
進舍人即位擢大章閣待制安撫陝西民  
景詢外詔捕送其李知以赦原求言陸  
下新御極曠澤流行惡逆者猶得虧除今  
皆坐者無有非所以示信也歷河北陝西  
奉轉運使時邊用不足以解鹽市馬別為  
一司治臺不得與求奏曰鹽馬國之大計  
便至有專其柄既無以統其首為非法孰  
從而制之如龍圖閣直學士知益州王韶

以布衣入幕府建取熙河策求折之曰邊  
陲方安靜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會新集  
劉家堡失利衆請戮備裨以塞責求曰呂  
敵必爭之地軍孤援絕兵法所謂不得而  
守者也尤人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  
元章閣待制知和州以詳定編敎知審官  
東院召巡神宗問青苗助役之法於民便  
否對曰法誠善然疆民出息輸錢代徭不  
能無重斂之患若用以資經費非臣所知  
也時倉法峻密吏受百錢則黥為卒有



史亦如之神宗又問此法既下吏尚為姦乎對曰強盜罪死犯者猶衆况配穎邢使人畏法而不革心雖在府吏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議復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神宗曰事固未決待卿始定耳不果行復學士知瀛州河決于具瀛冀尤甚民租以災免者州縣懼常平法徵催如故永連章論止神宗從之仍命發廩粟以振白溝巡檢趙用以遼人漁界河擅引兵北度蕩

其族帳遼持此熟釁數暴邊上神宗遣使問故來請正用罪以謝未報遼屯兵連營亘四十里來好諭之曰疆吏曷能已宥之獄美今何為者敵意解但未求醫精稿師而旋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呂嘉問言吏欲使都人列於輪錢以充直下府詢定書據以為便永占言紙尾才暇者既乃行市易抵當法貧民錢而為之期有不能償而死者神宗頗知之嘉問言變其名以固聽神宗慮立法未盡嘉問亦及韓維究實永奏言市易下遠錐刃為人患苦



梅以張琥劾未棄同即異罷為提舉中太一  
宮元豐中引軍器監有司病皮革不給屨  
匠之科止賴軍肆情為許至婦人冠飾亦不  
求請聽人以所藏之善者售于官得免其  
許訟既息國用亦濟出知太原三行神宗  
以時務求言近者造兵器倍常外間謂將  
事於征討兵非輕用之物願軫不敢自焚之  
戒神宗曰此備豫不虞若四方安平豈有輕  
動之理卿言是也前代產鹽苦惡不堪食轉  
運使必欲埋之以盜販闖越之罪罪兵吏

永言鹽民食也不可禁兵武備也不可闕顧以惡鹽  
累防兵非計也詔弛其禁入判將作進端明殿學士  
病不能朝神宗遣上醫調視六命近侍問安否至虛  
樞密位以待辭去益力提舉崇福宮踰年起知陳州  
徙穎昌永裕起陵許汝當運粟數十萬斛於陵下調  
民牛數萬永請而免哲宗召拜工部尚書太皇太后  
下詔求言陳保馬保甲免役三事最勁願一切罷  
去復修監牧保伍差徭之法太皇太后皆納之元祐  
元年遷吏部屬疾改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  
大一宮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賜金



帛二十謚曰康簡永外和內勁論議常持平不求詭  
異事或悖于四雖逼以勢亦不爲屈未嘗以矯亢形  
于色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皆稱之爲  
國器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巖叟盡忠事上凡  
有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  
之勢矣第以新州之舉於是爲過故他日紹聖復以  
藉口使元祐衆賢皆懼其禍由是再變而爲宣政之  
姦臣國日危矣鄭雍易其所守肆擊劉執中被及者三  
十人欲結草悖以取容然而終亦不免小人反覆專  
務自全竟何益哉孫永之爲人庶得其中焉

列傳卷第一百一



卷之三十一



傳卷第一百二

宋文三百四十二

開傳言可... 勸修

元絳 許將 鄭潤甫 林希守上  
無之奇 陸佃 吳告學 程彥

元絳字季之其先隰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偕隱居保  
鄉里進奉 州為楊氏所敗奔... 易姓曰元祖德  
昭仕吳越至丞相遂為錢唐人經生而敏悟五歲能  
作詩九歲讀利南太舟試以二題上諸葛實不能行  
是歲進士以廷試誤賦謂後... 身... 在... 謝



上同十卷  
江寧府江寧縣工元令民有號王約子者為分古人  
男女為漢妻有欲言者則殺以滅口緝捕官  
與乙被酒相攻擊甲歸即夜為盜斷足妻稱之  
長執之誓心而甲已死緝救其妻曰歸治而夫喪  
已伏矣陰使信證更述其後皇一僧近笑切切語  
每命取僧誓願下諸妻狀即吐實人問其故僧曰  
吾見妻笑不良且與傷者共席而攜無血汚是以知  
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新縣最于姑平誘以  
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資折取上號曰五券以  
而整身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為證則女子印在券

訟于州于法後者擊券圖數皆不得直終至毋

未許緝獲券者謂妻曰券十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毋

化續尾印而換偽券續之耳事駭謝即日驅整田知

通州海門縣准民多盜賊置使連言滿二十斤

者皆生徒終日海濱之人待以爲命非群賊此也

吾而縱之權江右轉運判官知台州州大水員救民

慮滿井維一庫錢即且應作室致十區命人自占與

禁三出歲償費既者皆獲案又變其城因兩而詳以禁

一漲後人守其法入為度之判官廉有高尚教領南宿

憲也州而歲歲皆不足終必年集實院高在區人壽遠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建興江水石最十以待遠冠總治十三年夏長安  
牙備軍食有命以功遷二部部中廣福新治元等  
使召拜鹽鐵副使權天章早閱待制知福州進德  
宣學士從越荆南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奏三  
便及知政事數請老神宗命其子老學軍校書學士  
制書之會大恩廣善公博學及隨事遷官學士  
經請一還職祿而大者官寧即訊於外庭之於是  
至弟善青終終一不自辨處知廣州入學帝謂曰朕  
知卿一歲即召矣卿意欲陳訴乎善青罪惡得請  
以為頴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迺都留使舉

中太一宮力疾入謂曰臣疾憊子弱儻一旦不幸死  
則遺骸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惻然曰朕為卿辨襄雖  
百子何以加詔毋狂乘興行幸勿虐後又明年以  
太子少保致仕絳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仕  
已顯猶謂遲晚在翰林論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  
鄙之然工於文辭為流輩推許景靈宮作神御十一  
殿夜傳詔上梁文遲明上之雖在中書而蕃夷書  
詔猶多出其手既得謝帝眷眷命之曰卿可營居京  
師朕當資幣金且便者寧仕進絳曰臣有田廬在吳  
乞歸鬻之即築室都城得望屬車之塵幸矣敢冀賜

宋史列傳卷二百二



邪既行追賚白金千兩教以蚤還絳至吳踰歲以老  
病奏恐不能奉詔三年而薨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  
謚曰章簡

許將字冲之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賦  
謂曰君辭氣似沂公未可量也簽書昭慶軍判官大  
還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為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  
日讀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  
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脩中書條例自太常承當  
轉博士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入院又明日判流內  
銓皆神宗特命舉朝榮之初選人調擬先南曹次考

功除核無名吏得錄文為最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  
奉命南曹關公合以待來許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  
持教不試而命之戎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  
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  
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  
有以折之則傷國體遂命將將歷各境閱之至北  
境居八日使將將觀曰看南朝狀元及拜射將先破  
的教心使將將信信果以代州為國將將隨問隨答  
信又曰界深不可定願和好禮重言且他大國分書吳  
將曰此事由朝廷臣豈不可何以使為信將將心不難對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將自以在先朝爲侍從每討熙豐舊章以聞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領軍執政復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銜直賣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府會黃河東北二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

待之紹聖初入爲吏部尚書上疏乞依元豐詔定比郊夏至親祀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爲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將嘗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粲粲果有功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撫定鄯廓州邊臣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不可以爽信而兵機



有不可失既已戒具願遂從之未幾捷書至將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爲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爲已皆非矣強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數告老召爲祐神觀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贈開

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嘗避高皇帝諱以字爲名別字聖求後皆復之第進士爲上饒尉武昌令舉賢良方正召試不應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戶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琥治鄭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堯臣罪擢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雋賢更易百度士狃於見聞蔽於俗學競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責之路反爲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論卹民力則疑其違



道干譽論補法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斥人物則疑其訐以爲直故敢言之氣日以折而天下事變有不得盡聞曩變法之初勢自當爾今法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至於淫辭諛行有挾而發自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致大治也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上書切諫其畧云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爲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爲四國笑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預料然以往事監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仁聖神武駕

御豪傑雖憲百輩顧何能爲獨不長念郤慮爲萬世之計乎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後世沿襲故迹視以爲常進用其徒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又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曰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矣劉昭陵爲木竊伐無遺歷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赦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括克不顧大體願細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爲奏確所陷落職知樞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書



子思歲記一時制作獨倚瀾甫焉世宗立惟瀾甫在  
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進承旨修撰神宗實錄以毋  
喪去終制為吏部尚書果壽論其章蔡維制妄竊有  
定策功乃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闕歲復以承旨召  
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秦州移未  
興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初哲宗親政瀾甫  
首陳武王罷廣文王之聲成王罷嗣文武之道以開  
經述遂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譴呂大防劉摯瀾甫  
不以為然曰侯見上當力爭無何暴卒年六十八  
視朝二日以嘗嘗均邸牋奏優贈開府儀同三司

三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為館閣校  
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  
議服淺素希奏禮后為父降服者今服淺素不經及  
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為杭州  
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遷著作佐郎  
禮部郎中元豐六年詔修兩朝實錄上之元祐初歷  
秘書少監起居舍人赴唐館還中書舍人言希疏其  
行誼浮偽士論希廉未足以玷從列以集賢直學修撰  
知錄刑更旨湖湘林希五州加三章子思初聖初



進賢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道闕下命呂頌公親政立  
停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等制所以  
能鼓動四方矣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博欲使希  
共書命遲毒於元祐諸臣且計其為說政希亦以文  
不得志將其心焉遂留行復為中書呂頌公修神宗實  
錄兼侍讀希宗尚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  
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為顯承時方推明紹述盡  
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  
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詞極其醜詆  
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官在讀希無不憤歎一日

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遂遭貶謫為  
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始惇疑會希在樞密院  
口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口為布所誘旦怨惇不引  
為執政遂致惇會邪怨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  
州移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僕府  
徽宗立徙大名上河東遷計三策朝廷以其詞令  
正之罪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  
資政殿學士謚曰文節第旦

旦第進士熙寧中由著作佐郎主客簿遷常平提  
子中亮監察御史襄行居臺五日以詩事定事



故宣父之辭當奏院陳經類明下對殿又為其公則以  
罪之一年八月書准南判官公為太常博士工部考  
功員外郎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而差職即上疏  
曰實之言雖然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一病竊見  
歲五日詔求讜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語名雖  
求諫言欲拒言約束一寧便不得觀重進在元令  
與言終之必行戮罰以恐懼之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  
而後止至於再中論言及進天聰聞初詔乃蔡確章  
守道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其餘當以中懷  
正心直之心願深然由官公應以前那謀遠論以惠鄉鄰

定華軍楊州通估小郡小郡之民莫不罪焉乞後之散  
乞以謝天下又言近聖王中正石得一筆雖已薄責  
得一所任肘腋小人如履劫之徒亦有編削詔並降  
之郡苦校又論崔台符買錢民罪及惡語之罪皆逐  
之出為淮南轉運副使歷在右司郎中一官以蓋太僕  
卿終河東轉運使于嘉祐元年得正書一書一書一書  
蔣之奇字頴常州宜興人以伯父璠舉進士學士堂  
後得官遷進士嘉祐二年春秋二傳終至太常寺又遷  
賢及之正嘉祐六年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曰書一書  
書一書之羅監祭觀之神景立轉一書一書一書一書



始三書一曰進忠書二曰退忠書三曰... 四曰... 五曰... 六曰... 七曰... 八曰... 九曰... 十曰... 十一曰... 十二曰... 十三曰... 十四曰... 十五曰... 十六曰... 十七曰... 十八曰... 十九曰... 二十曰... 二十一曰... 二十二曰... 二十三曰... 二十四曰... 二十五曰... 二十六曰... 二十七曰... 二十八曰... 二十九曰... 三十曰... 三十一曰... 三十二曰... 三十三曰... 三十四曰... 三十五曰... 三十六曰... 三十七曰... 三十八曰... 三十九曰... 四十曰... 四十一曰... 四十二曰... 四十三曰... 四十四曰... 四十五曰... 四十六曰... 四十七曰... 四十八曰... 四十九曰... 五十曰... 五十一曰... 五十二曰... 五十三曰... 五十四曰... 五十五曰... 五十六曰... 五十七曰... 五十八曰... 五十九曰... 六十曰... 六十一曰... 六十二曰... 六十三曰... 六十四曰... 六十五曰... 六十六曰... 六十七曰... 六十八曰... 六十九曰... 七十曰... 七十一曰... 七十二曰... 七十三曰... 七十四曰... 七十五曰... 七十六曰... 七十七曰... 七十八曰... 七十九曰... 八十曰... 八十一曰... 八十二曰... 八十三曰... 八十四曰... 八十五曰... 八十六曰... 八十七曰... 八十八曰... 八十九曰... 九十曰... 九十一曰... 九十二曰... 九十三曰... 九十四曰... 九十五曰... 九十六曰... 九十七曰... 九十八曰... 九十九曰... 一百曰...

爲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流之奇募使脩水利以  
食流者如楊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溪種科三澤  
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  
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奇在陝西經賦以給用  
度公私用足其去庫繕八十餘萬邊寨中又二年  
移淮南權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不至京  
比常歲益六百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靈通山左岳  
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事詔增二  
秩加巨龍圖閣升發運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百萬一  
司故事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漳州御史韓公孫  
知州三百四十二



朱諫官疾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  
殿修撰知廣州妖人岑深善幻聚常無千人謀取新  
興及番禺巴居嶺表群不逞暗之為虐是時張甚之  
奇遣鈴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資之園符制南  
既嘗嘗為吏者多入其彀之奇取前世收守有清即若  
兵德之宋瑒盧魚生勉等給其像建十尊堂以祀其  
變其習徒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憲使耶律迪道死  
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奈何為之  
屈膝邪真而不拜人為戶部侍郎未幾復出知德州  
夏人論和請妻封境之奇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不

候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為  
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  
士兼侍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別之  
責守汝州閏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拜同  
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奇請遣將討  
之以其地為徽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  
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  
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年七十四後錄其嘗陳紹述  
之言盡復官職之奇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治辨  
稱且孜孜以人物為已任在閩薦處士陳烈在淮南薦



孝子徐積每行部至必造之持以畔歐陽脩之故爲清議所薄子壻至侍從曾孫希別有傳

陸佃子農師越州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屨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爲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首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

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於民無不便佃說不行禮部奏名爲舉首方廷試賊遽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學選爲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已專行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至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如常同王子韶脩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喪襲衣佃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時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



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崇同脩起居  
注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太常請  
復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布純少卿趙令鑠皆以為當  
復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為稱景靈宮原  
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為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  
是時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事多諱變所從安石  
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  
部侍郎以脩撰神宗貫錄徒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  
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  
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進權禮部

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知潁州佃  
以歐陽脩守穎有遺愛為建祠宇實錄成如真學士  
又為韓川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鄆州永興知  
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旬客入益瘦嘗言先別誣三  
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先許通判以下皆曰彼  
師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為隱書二人皆得生忽聖  
初治實錄罪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郭論灼其情復  
集賢殿修撰移知蔡州微言即召為禮部侍郎上疏  
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侍學  
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言忠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



采以忠厚為重遂以靜退為第一願相師成風異之或  
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是登真儒三法制治而  
元祐之際悉歸為更紹聖以來之八言將頌天壽續前  
八者不必因所為否者廢之是言揚焉元祐公論是  
知廢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公是知揚之而  
不知廢之之過也願容謀人賢謂為政事惟其當之  
為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遂命修在元祐官錄  
遷吏部尚書報聘于遼歸半道聞遼主洪基喪送伴  
者赴臨而還謂何曰國哀如是漢使殊無予唁之儀  
何也何徐應曰姑意君制國典與臨而相見即行乎禮

儼然如常時尚何所弔伴者不能合拜尚共言右丞  
將祀南郊有司欲飾大表匣度用黃金多何請易以  
銀徽宗曰匣必用飾邪對曰大表尚質後世加飾焉  
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可乎數日來也又覆屢言之  
矣何因贊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舉也徽宗欲親祀北  
郊大臣以為盛暑不可徽宗意其確朝退皆曰止不  
以為勞當遂行之事清臣不以為然何曰元豐豆菲合  
祭而元北郊公之議也公反以為不可耶清臣乃止  
御史中丞趙鼎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何曰中丞不可  
罰罰則不可為中丞諫官陳瓘上書言布怒其言不



史而歷宗廟曰曰禮二書雖無說不必深怒若不能  
容是成其名也曰執政與會曰布比而特論多近怒每  
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齊競當曰天下多事須不次  
用入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次  
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  
命心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而為輕事改作是使  
之騎射也轉左丞御史論曰希純劉安世後職太驟  
請加錫印且欲更懲元祐餘黨相為微宗言不宜窮  
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讒者用是誅佃曰佃名在  
遺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為中大夫知亳州  
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佃著書二百四  
十二卷於禮家最詳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  
傳皆傳於世

吳居厚字敏光洪州人第嘉祐進士熙寧初為武安  
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聞田以均給梅山徭計  
勞得大理丞轉補司農丞屬元豐間提舉河北常平增  
損後法五十一條賜銀緡為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  
天子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  
百萬即羨無利國一治官自鑄錢歲得十萬緡詔褒  
揭其能擢云章閣待制都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任



職蒙寵居厚與何比蹇周輔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  
獲別無道居厚起州縣凡流無閥閥動舊徒以言利  
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嗜進之士從風羨羨又請以鹽  
息買絹資河東直發大鐵錢二十萬貫佐陝西軍興  
且募民養保馬當時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  
爲招克劇盜王冲因民不忍聚眾數千欲乘其行部  
至徐箕取投諸冶居厚聞知問道遁去元祐治其罪  
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章惇用事起爲江淮發  
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召拜戶部侍  
郎尚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爲永泰陵橋道頓

進使坐積兩留滯罷知和州崇寧初復拜開封拜尚  
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爲資政殿學士  
東太一宮使恩許仍服方圍金球文帶自是前執政  
在京師者視此出爲亳州洪州徙太原道都門留使  
佑神觀復還政府遷知樞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寧軍  
節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居  
厚在政地以周謹自媚無赫顯惡唯一時聚斂者  
爲稱首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第進士歷太宗正承和州監  
南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中由諸王唐記室出



知福州徙潭州鄒浩南遷過潭暮長宿村寺益即遣  
刑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度風絕江而云  
他丞臣在其境內若堯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範呂  
陶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潘師  
思召為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  
謂不宜列侍從處經惟不報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  
府猶兼侍讀時執政倡言帝當為哲宗服兄弟之服  
曾肇在通並讀史記佛起因言昔堯舜同出黃帝世  
數已遠然舜為堯喪三年者以嘗曾臣堯故也益意附  
執政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同出遷吏部尚

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右丞鄧洵武獻陵奠奠物之  
圖帝初付曾布布辭改付益益得藉手以為宜相蔡  
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為異論時人惡之布與京爭  
事帝前辭頗厲益叱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  
是得罪而京遂為相進益中書侍郎益任官從微至  
著無片善可犯至其被謫傳命蓋天京然及是乃時  
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八人蓋籍一不謂然京知  
中書舍人鄭居中與益厚使居守自從其所問之居  
中以口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令人得舉職侍  
郎顧不許耶今丞相所擬幾歸而下十八人皆其姻黨



耳欲不逆其意得于京闕而頗憚焉論其在年六十  
六子萬石至同書

論曰王安石爲政一時士大夫之言事知名者變其所  
守而從之比比皆然元絳所激成有異政亦論事之  
陋矣許將嘗力止發司馬光基此爲可稱而言者謂  
其任於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權欲改圖初  
無定論鄧潤甫初掌筴記盛有文名而自資紹述之  
謀又表章蔡確定策之功雖有他長無足觀矣林希  
草制務醜詆正人自知墮壞名節擲筆而悔之何晚  
也余旦反其所爲糾劾巨姦善惡豈相掩哉將之奇

始從恣瀆漢議晚撫飛語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鬼傑  
者也吳居厚奉行新法剝下媚上溫益阿附二蔡物  
議不容陸佃雖受經安志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  
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在賢衆人焉



古今事考 卷之二

列傳卷第二百三

宋史三百四十三

國府僉司上柱國... 孫覺等奉

初修

孫覺 弟 覓

李常

孔文仲

孫武仲

李周

鮮于侁

顧臨

李之純

王觀

馬然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瑗之弟子于

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眾皆

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輸糧輸之

宜二嘗見... 養食難者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

古今事考 卷之二



三百六十一  
為陰言而事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  
名士編校經史言籍覺言預選進館閣  
位直集賢院為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  
之孝作言貴二歲權方正言神宗將大幸  
弊政固不可不革董而當其悔乃止神宗  
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為  
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  
而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  
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  
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  
陛下欲興太平之治

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  
恐日浸月長彙征墻進克滿朝廷之上則  
賢人日遠其為患禍尚可以一二言之哉  
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  
王道可成矣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  
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即奏疏  
如所言神宗以為希旨奪官兩級執政曰  
諫官有出外無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  
自不能往覺連章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  
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  
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徒知通州  
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脩起居注知審官院  
王安石早與覺



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為助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  
覺對曰惠卿即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  
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神宗曰朕亦  
疑之其後王呂果交惡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  
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  
與也故以國服為之自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  
成釋經乃引王莽計為脚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  
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口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  
所以抑末作也今以無心民之絕將補耕助歛顧比未

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  
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  
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踈外而  
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  
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眾情之  
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覽之  
怒覺適以事請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  
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  
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官員既受命復



四百今个字  
奏疏辭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  
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  
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書賜寢罷遂以覺為反覆出知  
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沒水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丈  
餘長百里隄下化為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  
喪求解官下太常議不可詔知潤州覺已持喪矣服  
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為  
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  
費亦率減什伍連徙亳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  
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疆以

挺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  
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為例知應天府入為太  
常少卿易祕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  
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  
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論宰相  
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  
之確竟去縝白遷覺給事中辭曰間者執政畏人議  
己則遷官以餌之願與縝俱罷踰月縝去進吏部侍  
郎領右選在選萬五千負闕纒五之二至有二年不  
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從



負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  
為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  
侍講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哲宗遣使存  
勞賜白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二覺有德量為王安石  
所逐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荏為從容累文追其  
死又作文以誄談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為元祐黨奪  
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  
秋傳十五卷第覽

覽字傳師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虐士卒謀因  
大闕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群語不顧覽呼諭

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軍乃欲致族滅邪皆  
感謝去就列屯將徐至覽命吏趣具奏眾意遂安神  
宗壯其材以為司農主簿尋會刑寺且兼諫院欲引  
覽自助覽拒不荅會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  
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人為右司負外郎荆  
湖開疆命往相其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  
從本郡隨事要東勿建官置戍以為民困自誠州至  
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使還為  
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  
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由桂徙廣又改渭州夏

宋史三百九十五个字 卷一百三十一 四 雜書刊



四百十行  
人入邊撥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移告立按正其罪  
竄諸房陵轅門肅然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  
與蔡京論校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  
據橫山並河為寨秦晉之路皆塞覽謀復取舊廬戍  
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  
五萬及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為動相持益久忽令  
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  
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勳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  
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絀削歷知河南永興徙成都辭  
不行降為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  
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會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  
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遣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  
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為祕閣校  
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為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  
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  
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  
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振柝周官片言  
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  
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勸民出息神宗詰安石



四百八十八字  
安石請令常具官吏姓名常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  
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廣一州界多盜論報  
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  
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八姦無所匿徙  
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為太常少卿遷禮  
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  
慮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  
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常轉對上上事曰宗廉  
耻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時  
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使民者良論無

彼已可义者確今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  
則富者難堪谷從其願則可义爾乃折衷條上之救  
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  
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  
分詩賦經義為兩科以盡所長初河決少民議者欲  
自孫村口導隈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  
不宜導河詔罷之諫官劉安世以兵處厚繳蔡確詩  
為謗訕因力攻確常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  
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  
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



十卷元祐書計錄三十卷常長孫覺一歲始與覺齊名  
俱受知於呂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畧多同所終官職  
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  
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  
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楊准白主司擢第一調餘  
抗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事  
已馳歸不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  
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  
言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爲非是亦敏求

第爲異等安石怒降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煥孫因  
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亦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  
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  
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  
方朝送求賢如飢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  
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忤邪吳充馬相欲直之館  
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士者方用王氏經義  
遂取文仲不替其書換爲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  
時征西夏募數十萬嘗道境上又不解邊人屢苦文  
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東顧夫勞



民而損費諸路出長百尾不相應慶皇萬月之盛未  
嘗無外侮然豫亦初禦之要在彼而在也元祐  
初哲宗召爲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  
族唯揚朝二三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  
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  
諛間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食七  
月朔二疏條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眼  
侮中國斜封奪公論入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  
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整  
留書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

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  
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  
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  
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  
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  
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  
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選  
教授齊州爲國子直講喪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爲不  
舉元祐初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



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爲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爲令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爲祕書丞集賢校理文仰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淞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乘民闕食隨宜泄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爲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



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爲戶部金部郎中  
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  
兗州景靈宮卒平仲長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說釋解  
稗詩戲諸書傳於世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調長安尉歲饑官爲  
粥以食餓者民至集不可禁縣以屬周周設柵柅間  
老少男女無一亂者都巡檢趙瑜詰盜南山諸尉皆  
屬焉瑜悍急多行無禮獨於周不敢肆轉洪洞令民  
有世絕而官錄其產者其族晚得遺券周取以還之  
郡吏咎周周曰利民所以利國也縣之南有澗支流

溢入歲賦萬錢調徒過之用始築新隄民不告病改  
知雲安縣蠲鹽井之征且百萬通判施州州介群獠  
不習服牛之利爲辟田數千畝選謫戍知田者市牛  
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將薦爲御史欲使來見周  
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  
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神宗召  
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  
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  
疲中國以勤遠畧致百姓窮困聚爲盜賊懼成腹心  
之憂神宗頷之翼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朕且



以為御史執政意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  
 獄時方興水利或請醜湍河為六渠以益鉗盧陂水  
 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  
 溢若又道舟之必致為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費已  
 不貲盍姑觀其一二而試之儻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  
 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  
 京國子監慈聖后復上充職陵下中貴人至者旁午  
 次舍幣幕競為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寢苦枕  
 塊柰何又從而侈乎訖役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  
 周獨否哲宗立呂為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異以

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為彔氏所有常為吾  
 藩籬今彔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  
 百年為勦敵尚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之地非秦蜀  
 之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卿秘書少監以直龍圖  
 閣為陝西轉運使復入為太常少卿進權工部侍郎  
 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恩禮如待制從鳳翔府河  
 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修撰五年八十經  
 聖中進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周自為心匠沈晦自  
 匿未嘗言私謁執政有公事公詣中書白之辭向使三  
 司欲辟為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嘆曰若人未易  
 欺也

宋史列傳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鮮于侁字子敬，涇州人。唐初，南齊度夜氏明高孫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為江陵右司。歷參軍。唐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與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交章論薦。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為賢，調數令，滿治，整源，姦民汪氏富而狼。廣里中，因事抵法，辟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今不舍，後當治。患侁恣立杖之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處，蜀左吏，徂貴成風，至課空伍，供新炭，蜀豆，鹽粟，疏。

多取贏，直侁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趙抃使蜀，為於朝未及用，從何邾辟，簽書永興軍判官。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日空其獄。神宗詔求直言，侁為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治教，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或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大患者二。其德遠，治體而名民，惑者不可既舉，其意專指安石。事之，遂致短之。神宗曰：既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



宗曰有言委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後法詔諸路  
各走所便鑄錢利地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俟等之  
曰利州民買地瘠于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言聞時  
諸路後言言未就神宗是使議論司農言在使領以  
爲式因毀瑜而升侂副使仍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請  
青苗錢安石遣使廉按且詰侂不敷之故侂曰青苗  
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疆之哉左藏庫使周  
永懿守利州貪虐不法前使者畏其兇莫敢問侂捕  
械于獄流之衡湘因請更以文臣爲守併易班行願  
將事凡居部九年治所去閩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

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侂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  
不傷民以爲三難二稅輸絹綿侂奏聽民以時零納  
直其後有李元輔者輒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  
運使之法何可改蓋侂之姪師中亦居是職故稱老  
以別之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議欲勿塞侂言東州  
漕運惟兩漕夏秋兩淫猶溢而言若縱大河注其中  
則無矣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爲一  
路爲轉運使時王安石曰惠鄉當路正人若不春  
侂曰吾有爲奉之權而所列非賢駐也故凡所爲如  
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放祖禹皆守道皆特之士



元豐三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慶軍鎮戍不得  
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蘇軾自湖州赴京親謁  
皆絕交道楊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  
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  
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爲與之前  
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國因於後  
厚培植釁虐害竄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  
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  
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間其重臨  
如見慈父母召爲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朝醜事而

欲用王安石吳克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  
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夫侁見哲宗幼冲首言君子  
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制舉誠取士之惡國朝尤  
爲得人王安石用事韓人詆訾新政廢其科今方搜  
羅俊賢廓通言路且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  
許兩省諫官相往來減特奏言舉人嚴出官之法京  
東鹽得商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罷戎瀘保甲以寬  
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脩撰  
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何卒年六十九侁刻意  
經術著詩傳易斷爲范鎮孫甫推許孫復與論春秋



謂今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宋玉自以為不可及也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奉詔書科為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神宗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初命都副承旨提舉神宗謂臨館職改提舉曰館幹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為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請知潁州入為吏部郎中祕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為河

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與李常王古鄧温伯孫覺胡宗愈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眾所嗟惜宜留賓左右以補闕遺別選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為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



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  
轉運使郭茂恂狗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  
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位卒年七十二徽宗立  
追復之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  
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  
許彥先受邕吏金命之純往究其端乃起於出婢之  
口之純以爲蕪俚之言不治彥先得免徙成都路轉  
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  
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柰

一旦奪之事迹已括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  
之曰遠方不致數易大吏使劔外安靖年殺屢曲且以  
彰朝廷緩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爲右司郎中轉太僕  
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滄州召爲戶部侍郎未至  
改集賢殿修撰河坑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瀛  
州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爲戶部三遷御史中丞  
建三朝廷事下六部但隨者吏視其前得稅以制緩  
急之序是爲晉之顯處命也若大臣不嚴者宜令  
列曹長貳隨其所承富行即行當止即止必會示而後  
衆毋拘於人則吏不得舞榭而下情達矣又言參賢



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燮理陰陽輔相之職也若國  
論猶虧雍睦豈言格傳動保親也至不可以不盡善也  
逸言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幾元帝蘇轍以名器私  
所親皆以監司罷之絕疏其誣周乃更然之以疾改  
工部尚書知聖中劉祿勅其阿附轍出知寧州五年  
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  
歷樞密院編脩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府藥庫御  
史石曼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  
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為范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

太平蘇居姑熟火之徒唐州於朝請大夫之儀能為  
文充正尺牘軾謂公筆三昧

王觀字明甫秦州如真人第進士熙寧中為編修三  
司令式剛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二浙旱郡  
建更視苗傷承監司一言不敢多除統觀及後登接  
觀曰旱勢甚矣民食已絕倒廩示贖之猶懼不充春尚  
可責以賦邪行數日盡除之監司恐後觀曰出命曰和  
三遣使振貸觀請見為言民間利病使修石三言歸  
除司農寺丞得轉為丞司農時為要官進用者多言  
此選觀拜命一日即求外歸終高其為苗被許



會計得生類言曰薛公言判官坐在廟公言在  
廷為太僕丞從太常丞曰宗立曰公者范純仁為其可  
大任推言正言進司諫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  
大臣今此政一人而委邪居半使一二元氣何以行  
其志或因極論恭確章傳韓鎮張璟朋邪言正言蒙  
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風呂惠卿朝論以大言既黜處  
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正言者觀言誠出於  
此恐海內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辭罪四凶而天  
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  
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蓋人君之所當御

下者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為善者勸黜  
一惡而天下之為惡者懼豈以為惡者懼而朝廷亦  
為之懼或誠為陛下惜之觀言雖切然不能止也夏  
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觀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驁若  
是安所當言父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  
邊備而在廟謨氣張取子之權必持重而後可兆東  
擒是言盡至闕下觀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  
言三言未減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兆岷  
言三言以示含容好生之德離其石交而壞其死黨  
又言力凋瘵邊費亡極不可不深為之計於是



疏轉帥非其人者請易之茶鹽之害民者請革之至浦  
債蠲贖賦歛科須皆指陳其故差役法復行觀以為  
朝廷意在便民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事可申夫  
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采摭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  
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法而復常  
平為法曰暴斂之臣惟知罔利自熈不顧後宜以國  
家之尊而與民爭錐刀之利何以示天下又言刑罰  
世輕世重熙寧大臣謂刑罰不重則人無所憚今法  
令已行可以適輕之吐願擇管厚遺錄之去載加其  
正於是置局編彙俾觀預焉大抵皆用中典元祐救

是也神宗復唐制諫官分列兩省善失大臣議徙之  
外門而以其直舍為制敕院名防備猶實不欲便與  
給舍相通觀事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奪諫者以廢更  
舍信者竟而疑等臣何云云廣也乃不果徙觀在言  
路欲深破朋黨之說宋光庭訐蘇軾試館職策問呂  
陶辯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觀言軾之辭不過  
失輕重之體爾若悉攷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  
黨論滋熾六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  
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問學政右司員外  
郎朱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



愈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有校吏善刺守  
精意以接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觀窮其姦狀實于法  
一辱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  
從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曹穆借使遠  
為遠人禮重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  
地膏腴賦于金無閑田以葬觀索侵耕官地委為墨  
田江水負城中為渠歲久湮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  
觀疏治復改民德之號王公渠徙河陽貶少府少監  
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遷故職知  
永興軍過闕留為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

觀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  
以德宗為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觀言堯舜禹相  
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  
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  
市不征澤泉無禁周公在而禁之不善其高善樂善  
述神宗作法于前年孫當立二後五於時是事殊真  
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亦為有失也當國者必其言  
遂改為翰苑學士日養四月朔帝下詔責觀當制  
有惟德非靈未足以當天心之語觀相去之乃力請  
外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州徙海州罷主書太平觀遂

宋史三〇四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安置臨江軍一節清修禮樂之意見其意甚厚特正論論  
終再推遷適不心變人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是  
復龍圖閣學士從子俊義

俊義字亮明好學字宗師資用之或謂之曰三言欲學子聽  
之抑不吝其書盡其教誨禮樂皆其學也嘗與俊義及曹日偉應詔後俊義辭  
車駕將臨視惟恩司成以俊義及曹日偉應詔後俊義辭  
焉人曰此顯位捷徑也不可失俊義曰使辭不獲命  
至彼亦不拜尚元因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  
履跣步內侍呼姓名三再俊義但望陛致敬不肯出  
次呼曹日偉俯向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為之懼

俊義處之恬然以太學上舍進奏名列其下徽宗親  
程其文擢為第一及賜第望見者親其席大詔願侍  
臣曰此朕所親擢也真所謂俊義與自古未有人主  
自為主司者宜即起用蔡京遣使來見曰一見我左  
右吏可立得俊義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  
改太學博士郭王謁先聖有司議諸生門進俊義曰  
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坐相是夫乃京立致化  
堂下及王至猶辭不敢當進吏部員外郎嘗入對帝  
問卿知前所以親擢乎蓋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  
自提文衡也衛膚敏吳安國今安在云云對曰臣高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館職而遷後義方司員外郎爲王贊其志以直祿周  
知岳州年四十七後義與李祁交言是正論於  
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舉正兩人力  
也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攻詒但徒從一石介  
學諸生時以百數一旦出其上既而將歸介語諸生  
曰馬君他日必爲名臣宜送之山下登進士第調臨  
濮尉以須城縣縣爲無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  
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僧守鄆心不善也默  
亦不爲屈後守張方平素書以掾屬來前多閉目下

與語見默白事忽開目熟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諉  
以事治平中方平還翰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  
輒言無顧方平間遣所親傲之曰言太直得無累舉  
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不敢爲身謀所以報也時議  
尊崇濮安懿王臺諫呂誨等力爭以爲不可悉出補  
外默請還之不報遂上言濮王生育聖躬人誰不知  
若稱之爲親義無可據名之不正失莫大焉願蔽自  
宸心明詔寢罷以感召和氣安七廟之神靈是一舉而  
衆善隨之也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爲本仁宗以官人  
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官之進也



不由實績不自實聲但趨權門必得顯仕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則協於公議者無三四庶僚之衆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肖混淆乎願陛下明目達聰務旣其實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刑部郎中張師顏提舉諸司庫務繩治不法衆吏懼搖飛語讒去之默力陳其故以爲惡直醜正實繁有徒今將去積年之弊以興太平必先官舉其職宜崇獎師顏厲以忠勤則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西京會聖宮將創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

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况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乖典則願以禮爲之節義爲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靜奉先之意會地震河東陝西郡默以爲陰盛慮爲邊患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來侵神宗即位以論歐陽脩事通判懷州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姦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姦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矣



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恩常  
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  
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績有  
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彊矣除  
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益數則  
投諸海若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  
至重恩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即時死鄉里也  
汝胡不以乏糧告而顯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  
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  
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

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徙知曹州  
召爲三司鹽鐵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  
出知濟兗二州還提舉三司帳司爲神宗言用兵形  
勢及指畫河北山川道里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  
大臣滋不悅以提點京東刑獄默性剛嚴疾惡部吏  
有望風投檄去者金鄉令以賄著其父方執政詒書  
曰馬公素剛汝有過將不免令懼悉取不義之物焚  
徹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等蠻歲饑內寇默上平  
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遁郭達怯  
懦邕城陷沒蘇緘老謬歸仁鋪覆軍陳曙先走崑崙



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  
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驗矣以疾求歸知  
徐州屬城利國監苦吳居厚之虐默嘗革之召爲司  
農少卿司馬光爲相欲盡修祖宗法問默以復鄉差  
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  
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爲一州一縣法常  
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默發之除河東轉運使  
時議棄葭蘆吳堡二砦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  
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兖州請褒錄石介後詔  
官其孫東州荐饑流民大集所振活數萬計入拜衛

尉卿權工部侍郎轉戶部告老以寶文閣待制復知  
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  
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  
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御史郭知章復請  
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爲長堤壅河  
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  
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宮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  
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八十紹興中以子純請  
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論曰詩云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爲相可謂



致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諍新法寧  
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  
科以微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聰安石既  
斥其人又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  
敗事與呂誨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爲御史至  
於盡言而不諱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爲不召知己矣  
李周之耿介顧臨之用兵李之純王覲再黜而不改  
其正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



